

归化与异化策略在文化翻译中的实践探究

吴岸燕

(广西民族大学, 广西 南宁 530006)

摘要: 在文化翻译中, 归化和异化是两种常用的翻译策略, 而译者作为狭义的翻译主体, 其主体性的彰显程度, 是归化和异化翻译选择和区别的体现。本文对归化与异化翻译的定义、发展和区别进行了概述, 浅析归化和异化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问题, 并就二者在文化翻译实践中的适度应用进行了案例分析与讨论, 从而探究如何在实现文化传播及满足译入语读者需求的前提下, 恰到好处地将这两种翻译方法应用到文化翻译实践中。

关键词: 归化; 异化; 译者主体性; 文化翻译实践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 各国、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的交流, 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 文化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 人们更多地目光聚焦到国家间的文化输出上, 文化翻译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文化翻译中, 归化 (Domestication) 和异化 (Foreignization) 翻译是两种常用的翻译策略。二者既对立又统一, 相辅相成。如何在翻译实践中既实现源语文化传播, 又满足译入语读者的需求, 做到在“归化”与“异化”的两极中寻找一个平衡的度, 是文化翻译永恒的问题之一。

一、归化和异化翻译

(一) 归化和异化翻译的概念

归化和异化的概念由施莱尔马赫首次提出: “译者要么尽量不打扰原文作者, 让读者靠近作者, 要么尽量不打扰读者, 让作者靠近读者。”异化翻译是多元文化价值观的体现, 也是对语言文化差异的重视, 它在尊重源语语言文化和价值观的前提下, 将源语转化为目的语。归化翻译带有征服性, 它在遵循目的语语言文化和价值观的前提下, 将源语转化为目的语。

劳伦斯·韦努蒂在此基础上对归化和异化理论进行了再阐释, 认为归化翻译就是要把源语本土化, 以目标语或译入语读者为归宿, 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 把目的语读者对外国文本和文化的陌生感降低到最低程度。而异化翻译, 就是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 保留源语文化特征、语言风格特色和异国情调。它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 采取等同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 来传达原文的内容, 即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

(二) 归化和异化翻译的区别

首先是翻译目的。归化和异化翻译都有着一致的最终翻译目的, 即有效实现两种文化间的相互交流。但归化翻译的主旨便是把源语本土化, 采用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适当的表达方式来传

达原文的内容, 让目的语读者一目了然, 不存在阅读方面的困难。异化翻译的主旨就是以源语文化为出发点, 提倡译者使用源语中的表达方式来进行语言的转换, 并做到还原源文本中的异国风情, 从而完成对源语文化的传播。

其次是翻译格式。从根源来看, 归化和异化的区别是翻译应该忠于原文的形式还是忠于原文的内容。如果放到文化翻译上, 就变成了文化翻译应该忠于原文的文化形式, 还是忠于原文的文化意义。在翻译格式上, 归化翻译遵循后者, 忠于原文的内容, 即文化意义, 它遵循目的语文化的表达方式和习惯。傅雷提出译者必须用目的语文化的习惯和表达方式来处理源文本中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 避免“翻译腔”。作者需要在理解原文本的基础上, “将原作化为我所有”。异化翻译则遵循前者, 忠于原文的形式, 即文化形式, 它提倡译者保留源语文化中的表达方式和习惯, 保留原文本中的异国风情。鲁迅曾提出“宁信而不顺”, 强调对原文本的忠实, 充分地再现原作的内容和思想, 没有任何篡改。他不仅强调内容上的忠实, 还强调语言文字字面即语法上的忠实, 保留原作的“口吻”和“语气”。

最后是目的语读者的理解程度。归化和异化翻译的最终目的都是要实现两种文化的相互交流, 但两者对目的语读者的理解程度要求即受众范围不同。归化翻译对目的语读者的理解程度要求较低, 面向的是广泛的目的语读者群体。强调对原文本的翻译所展现出的内容必须处于读者的知识范围内, 使读者能轻易完成对原文本的掌握和理解, 避免两种文化间的矛盾冲突。而异化翻译对目的语读者的理解程度较高, 面向的只是一部分目的语读者, 强调的是要通过保留源语文化的表达方式和异国风情, 有意识地让目的语读者去了解源语文化。异化翻译信任目的语读者拥有一定的知识和思维能力, 来理解异化翻译中源语文化独特的表达方式和习惯, 能充分体会文本中字里行间的异国风情。

二、归化和异化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在翻译实践中, 译者应该起着主导作用, 是翻译活动的参与者、作者的合作者、译文的创造者和两种语言和文化的沟通者和信息的传递者。这说明了译者的主体性, 译者是狭义翻译活动的主体。而传统东西方译者处于从属地位, 既服务于原作也服务于目的语读者, 他必须绝对忠实于原文并让目的语读者感到满意。译者这两种不同的身份以及其在翻译实践中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程度, 会受到不同翻译策略的限制和影响。

归化翻译, 作为一种以目的语文化或读者为归宿的翻译策略, 要求译者以“隐身”的角色存在于翻译中, 让译入语读者在阅读

过程中感受不到翻译过程,或者是译者的存在。在归化翻译中,目的语文化和读者是“主人”,译者是服务二者的“仆人”,一切以原文为依归,译者失去了他的个性、创造性和存在感,不能在翻译中掺入主观色彩。流畅原则是归化翻译的核心,在这一原则下译者只能隐匿。相应的,源语文化和价值观,以及字里行间的异国风情,也被隐匿于译入语文本中。在归化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被抑制,留给译者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空间非常小。

异化翻译以源语文化为出发点,劳伦斯·韦努蒂称之为“抵抗式翻译”,即译者采用“不流畅”的翻译手法,来突出译文中源语文化的外来身份,突出字里行间的异国风情,保护源语文本不受译入语文化的控制和侵袭。施莱尔马赫曾提出:“将读者带到异国他乡。”他旗帜鲜明地对异化翻译做出了定义,即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异质因素,强调译者主观能动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异化翻译要求译者在译文中“现身”,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原文的操纵或改写,故意打破目的语习惯的语言和文化规范。异化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主观能动性发挥的极大体现,是译者“将原作化为我”的过程。

然而,尽管在归化翻译中,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受到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归化翻译就完全“遮蔽”了译者主体性;同样的,异化翻译虽然是对原文的操纵与改写,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有极大的发挥空间,但这也不意味着异化翻译就完全“彰显”了译者主体性。

三、归化和异化策略在文化翻译实践中的适度应用

翻译是一项跨文化、跨语言交际活动,是一种文化现象。而谈及文化翻译中常用的归化和异化翻译,在实践时不可避免都会涉及到应用“适宜度”的问题。这两种翻译既对立又统一。适度应用归化翻译,可以让译文简洁明了,方便目的语读者理解,促进两种文化间的交流传播;过度应用归化翻译,则会失去原文中异域风情的美感,让译文平淡无奇。适度应用异化翻译,可以让目的语读者品味原文异域风情之美,加深两种文化和语言间的交流程度,同时丰富目的语语言文化;过度应用异化翻译,则会影响目的语读者的理解,阻碍两种文化间的交流。那么,如何在既能传播源语文化,又满足目的语读者要求的情况下,在文化翻译实践中适度应用归化和异化翻译呢?

首先,许多翻译家在归化和异化翻译上都有着明确的选择倾向。例如,鲁迅先生前期旗帜鲜明地主张异化翻译,即“硬译”。其坚持“硬译”的结果是,尽管他创作的文章拥有一代又一代读者,但他的译作却鲜有人问津,这是因为他的“硬译”是过度异化的体现,令读者读来拗口,看得费力。再说傅东华先生译的《飘》(《Gone with the wind》),即《乱世佳人》,题目译得非常巧妙而传神,“飘”一字既体现了书名中随风而去的姿态,又暗喻女主人公飘零的一生;《乱世佳人》也蕴含着女主人公一生的经历,意味颇浓。除去书名,傅东华先生将书中所有的外文名都译成发

音相似的中文姓氏加上传统中文名,抛弃了传统的音译法,如郝思嘉(Scarlett Ohara)、卫希礼(Ashley Wilkes)、韩媚兰(Melanie Hanmilton)、白瑞德(Rhett Butler)等;傅先生同时还将书中的地名中国化,如饿狼陀(Atlanta)、曹氏屯(Charleston)等。关于这样的译法国人褒贬不一,有的认为这是非常出色的归化翻译,将外域文化与中国特色完美融合,读来流畅不生硬;有的则认为他过度归化,读来怪异,字里行间失去了异域风情。傅东华先生最大胆的一点是将书中他觉得毫无意义的段落(一些景物自然描写)删去,虽然这是出于归化的考虑,是为了利于读者的理解,但这种做法确实让译文失色不少。

在分析了中国早期翻译家应用归化和异化翻译的案例后,作者认为,在文化翻译实践中适度应用归化和异化翻译可以通过钱钟书先生的“化境”理论来理解,即“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transmigration)。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资致依然故我”。以这一理论为基础,作者总结出适度应用归化和异化翻译的两条准则:“避免读者产生文化错乱”和“避免读者理解困难”。

“避免读者产生文化错乱”指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要注意原文特殊的文化背景,不能违背原文文化背景中的民族性,避免译文与原文背景格格不入,避免读者因文化相悖而产生错乱感。例如,在翻译莎士比亚经典文学作品时使用孔子或老子的名言:一边是轻快的西方浪漫现实主义风格,一边却是底蕴浓厚的中国历史典故,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就会产生时代和民族文化的错乱感。以电影《卡萨布兰卡》中的两句台词为例:

“There are so many towns in the world, there are so many pubs in the town, she goes in mine.”

“Of all the gin joints in all the towns in all the world, she walks out of mine.”

第一种译文如下:

“弱水三千,她只取我这一瓢饮。”

“弱水三千,我终究不再是她瓢中的那一杯水了。”

第二种译文如下:

“世上有如此多的城镇,城镇里有如此多的酒馆,她却单单走进了我这一家。”

“这世上有如此多的酒馆,她终究还是走出了我的这一家。”

出于对电影文化背景和剧情的考虑,以“避免读者产生文化错乱”这一准则为前提,将两种译文相比较,作者认为第二种译文更出色,而第一种属于过度归化翻译。第一种译文没有考虑到原文特殊的文化背景和情节,属于西方浪漫现实主义和中国浓厚历史典故的碰撞,虽然该译文的语言转换非常巧妙,却和原文大背景格格不入,使得原文中的异域风情和双关暗喻不翼而飞。第

二种译文虽然平实,却恰到好处地体现了原文的异域风情和双关暗喻,因为译者考虑到了原文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电影情节,酒馆一词恰好能体现异域文化,而电影中的男主角正是一家酒馆的老板,女主角恰好走进了他的酒馆,两人重逢,重燃爱火,却又不得不再次分离。平实的翻译中却蕴含着无尽的爱意和凄凉,读来让人身临其境,回味无穷。

保持译文与原文文化背景一致,对异化翻译的出色运用还体现在以下例子中:

The wealth he had boasted for years turned out to be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多年来他吹嘘的所谓财富实际上只是皇帝的新装。

由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都对“皇帝的新装”的故事耳熟能详,因此译者使用异化翻译保留了原文的文化特色,在保证读者理解原文的基础上,通过这一典故展现出原文所带的讽刺意义,保留浓厚的源语语言特色。

下面的例子也恰如其分地运用了异化翻译策略:

纸老虎 paper tiger

铁饭碗 iron rice bowl

宫保鸡丁 Kong Pao chicken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an eye for an eye, a tooth for a tooth.

在这些例子中所运用的异化翻译,使得译文与原文语言文化背景有机统一,带有鲜明的中文源语语言特色,读者既理解了原文,又对中文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避免读者理解困难”指的是,翻译过程中,要注意在保留异域风情和源语文化语言习惯的同时,避免使用会造成大多数读者理解困难的表达,否则就会造成既无法传播源语文化,又无法满足译入语读者需求的后果。要注意保留源语文化因素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在保留这些文化因素的同时,对译文运用不同手段加以变通。以某些出色的电影名为例:

《Ghost》——《人鬼情未了》

《The Waterloo Bridge》——《魂断蓝桥》

可以看到,以上片名都采用的是归化翻译,并且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和认可。如果使用异化策略来翻译以上片名,译名将为《幽灵》和《滑铁卢桥》。将两种译名相比较,《人鬼情未了》显然要比《幽灵》好得多。若翻译成《幽灵》,虽然忠实于原文,但会让观众产生误解,以为这是一出惊悚片、恐怖片。而《人鬼情未了》不仅体现了电影的内涵和主题,还暗示了主角们阴阳相隔的身份,让观众们了解到这是一部刻骨铭心的爱情电影。同样的,《滑铁卢桥》容易让人联想到拿破仑打败仗的地方,但此片却和拿破仑一点关系都没有,它讲述的是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而《魂断蓝桥》就非常巧妙,因为中国存在“蓝桥相会”的典故,译者就将容易引起误解的“滑铁卢桥”改成“蓝桥”,并且增译了“魂断”二字,既点题,又增添了凄美之感,与电影中的爱情故事相呼应。

此外,俚语翻译也体现了对归化翻译的出色运用。例如:

Every dog has his day. 凡人皆有得意日。

New brooms sweep clean. 新官上任三把火。

Love me, love my dog. 爱屋及乌。

Cry up wine and sell vinegar. 挂羊头,卖狗肉。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一石二鸟。

以上五句源语皆为常见的英语俚语,如直译将失去俚语的隐喻性、地域性色彩与语言特色。因此,以归化翻译为指导,译者在遵循“文化对等”原则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淡化源语的陌生感,挣脱源语格式的限制,将其转化为对等意义的目的语俚语,既可保证目的语读者在目的语背景下对俚语的隐喻理解透彻,又可保持俚语的语言特色,使整个翻译别开生面,推陈出新。

四、结语

归化和异化策略的选择和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对一种文化的发展和演变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两种翻译策略都起着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作用。对此,结合以上对归化和异化的区别、二者所彰显的译者主体性程度和适度应用的案例分析,作者认为,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没有绝对的归化也没有绝对的异化。在文化翻译实践中,应根据源语和目的语语言特点,正确应用这两种翻译策略,并把握好适度应用归化和异化翻译的准则,以达到具体的、动态的统一。

参考文献:

- [1] 郝丹丹. 跨文化交际视角下英汉翻译归化与异化策略选择[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2021, 37(9): 78-79.
- [2] 李倩, 王慧娟. 跨文化翻译中异化和归化的度[J]. 双语学习, 2007(6): 12-13.
- [3] 闫馨予, 刘志芳. 从《飘》的三个译本看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J]. 声屏世界, 2021(13): 25-26.
- [4] 余承法, 庄义辉. 钱锺书“化境说”研究40年(1979—2019): 回顾与展望[J]. 外国语言与文化, 2021, 5(1): 71-81.
- [5] 曾庆瑜. 浅析英语电影片名翻译的归化和异化[J]. 科教导刊(中旬刊), 2020(14): 15-16.
- [6] 谢海燕. 协商直译: 重论鲁迅的直译与《域外小说集》[J].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2020, 40(4): 51-60.
- [7] 张曼. 异化与归化翻译策略再评价[J]. 海外英语, 2021(10): 72-73.

本文系广西民族大学2020年度校级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 课题名称: “智慧教学”引领下的民族高校大学英语智慧课堂教学模式创新与实践(课题编号: 2020XJGY11)的成果。